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四至  
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九月庚申朔贈故武略大夫喬嗣古為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故秉義郎蛾浹為修武郎浹嗣古內弟同死於淮西故也

辛酉申命吏部審重宗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凡調官遷秩任子皆

令吏部審量以聞自是追奪者復衆矣

此以王次翁章  
疏修入日歷無

之

尚書戶部侍郎梁汝嘉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

府汝嘉力求去故有是命

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

使岳飛之為効用也張所為河北招撫使見而竒之用  
為中軍將所以斥死飛欲厚報之至是請以明堂任子  
恩官其子宗本仍依近例補文資從之 是日左正言

李誼入對論右僕射張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  
全陝傾覆健將叛亡其罪當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為

相而尚循故轍撫馭無術措置乖方致酈瓊以數萬衆  
叛去計浚前日之功曾掩過之不足望收還政柄置之  
閑慢

壬戌武德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韓世良領  
榮州團練使以世良行在供職日久備見忠勤故也

左朝散郎王次翁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翁以呂祉薦落  
致仕復請奉祠故有是命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江南  
西路兵馬都監都督府選鋒軍統制申世景以捕盜之

勞陞充洪州兵馬鈐轄 武德郎申友忠翊郎路真進

武校尉袁章以不從酈瓊叛北各進一官

袁章轉官在丁卯今聯書

之

甲子攝太傅張浚率百官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謚冊於几筵殿

乙丑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言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撫所聞為陛下言之兵之有帥不可一日闕浚於劉光世之軍不命帥者

幾四月始則別為六軍使專聽節制於呂祉比至命帥而將士已懷疑浚罪一也置戍守之域當據要害今盱眙之城圍二十七里虛費公私之力無補捍禦之事罪二也今夫兵備宜取勇夫重閉之說為往來更戍之計而浚不知此悉兵邊面使江淮乏表裏之勢敵人無腹背之虞罪三也浚力違衆議遣諸軍家屬盡之戍所軍士不便於薪米百姓倍費於將輸使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意於王事罪四也淮西今為戰

地而浚復置權貨務於真州再給牛種於濠壽江南之  
錢貨盡轉於淮甸使敵人他日有可因之糧罪五也淮  
西之兵當資地利乃於合肥之北創築長堤調夫四千  
人役之幾數月勞民費財不適其用罪六也創造牙牌  
欲賞復地之功去歲劉猗入寇遽以是付之大將又如  
竒功給歷本為戰勝金人浚於是時亦出黃榜許以付  
給既而悔之人皆怨望罪七也去歲淮西戰捷得降卒  
萬人陛下命給裝齎遣歸東北而浚不審其願盡刺為



義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於中原罪八也  
兵以間探為先而浚一意僥倖惟望美報有言敵勢衰  
弱中原跂望則賞賜優腆不然止令責狀給以軍令故  
忠信敢死之士無復肯出敵之情偽今皆不知罪九也  
功同賞異為政之大患而浚於將士妄有厚薄使有異  
論罪十也浚自前歲以來大為掎剋之政始則給散戶  
帖擾及四方次則出賣官誥重困江浙次則斂及僧道  
以至科買雜物其視疲瘵之民略無恤心罪十一也浚

以拊斂所得盡入都府支用之數皆不關於戶部遣戍多而津發之兵不貲移屯數而營蓋之用倍費多築無用之城濫養俘降之衆以至犒設酈瓊等軍下至小校人賜金一兩連歲橫斂數千萬緡幾盡費於浚之妄用罪十二也浚於拊剋之人獨加旌賞出賣官誥則知其為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賞以減年如無錫縣令劉寬剝民最甚遂降倅永州為國斂怨不卹後患罪十三也浚於財利之事專任駟僮如鎮江則有范深朱熙之徒

建康則有錢意王似之流且駟僮之桀黠者浚皆任以  
回易之事使挾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罪十四也建  
康兵火之後全乏第舍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使倉  
卒遷徙之家暴露失所罪十五也營繕之初宗廟宮室  
皆所未備而浚起府第獨畫壯麗罪十六也監司郡守  
責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宇文時中為湖州太守以舅計  
有功為成都提刑又除親兄滉知鎮江府任用親戚無  
以督責吏治罪十七也四川士久失職差除尤宜盡公

浚所任用惟其親故舊任方滿新命已下或至兄弟數人常占佳闕而孤寒不為所知者皆絕望於祿仕罪十八也浚為性忌嫉果於自用臣僚有所論列陛下以為可行浚必再三執議力抗君父專權自恣罪十九也贊佐謀畫當用忠智之士而浚以高明自許非狂狡性與已合或愚佞能順己意者一切無所收用罪二十也凡此二十事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為而不達軍情不恤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其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

今猶強顏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為細事以呂祉之死  
為竒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恥矣望  
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誤國者戒浚聞復  
求去自是不復入對矣

張浚行狀云浚以五月九日得  
請按浚初五日尚率百官行事

行狀  
恐誤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  
皆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主上倚兩大將  
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上曰此喻猶

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俊將所部  
自盱眙移屯廬州時俊軍士皆以家屬行而官舟少參  
知政事陳與義請賜餼舟錢萬緡上曰萬緡可惜其令  
楊沂中以殿前司官船假之 詔泗州并盱眙縣仍舊  
隸京東以張俊移屯故也 直徽猷閣新知鎮江府張  
浚為周祕所論乞奉祠以浚主管台州崇道觀 進士  
鄧酢特補右迪功郎酢上書言利害故策試而命之  
己巳詔將來明堂大禮行在諸軍賞給並依紹興四年

例先是張浚奏令戶部參酌裁損至是寢焉

庚午張浚言已具奏解罷機政所有都督府職事別無  
次官交割詔交與樞密院

辛未百官受誓戒于尚書省上易吉服先是權禮部侍郎  
陳公輔請先期一日盡哀致奠奏于太上皇帝以將有事

于明堂暫假吉服既奏然後即齋宮入太廟行明堂事  
畢服喪如初詔禮官集議

七月丙子

已而太常博士孫邦乞

受誓戒曰皇帝權易吉服

八月丁未

權禮部侍郎吳表臣又

請以未受誓戒前行祭告几筵之禮

八月戊申

至是參用焉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試戶部尚書兼提領權  
貨務都茶場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李綱疏論准西兵叛因勸上以魚聽上深以為然令學  
士賜詔獎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痛  
惜者五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凡十有五事且言天  
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  
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



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  
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  
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  
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  
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  
憂者又以書遺張浚言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  
人才調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用皆未卓然有以慰  
天下之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

邈未有期不知何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閣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閣下才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於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為任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之理者與人共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

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覲諒者  
踈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  
不足恠也方今國勢日蹙人心弗寧彊敵憑陵僭竊窺  
伺加以旱暵為災財用殫竭而閣下獨幹化鈞佩天下  
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  
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為從幡然  
改圖則未必不轉禍為福也閣下不自知其為非而無  
改之之意豈惟宗社傾危而生靈告病閣下之禍可立

以待而綱雖欲退休亦莫知稅駕之所矣安危休戚與

國家及閣下同之綱書凡一千五百言其大要如此

朱勝

非秀水錄論李綱賣竒釣直事見今年閏十月辛巳李綱提舉洞霄宮注

和靖處士尹焞

言誤蒙召命已及國門瘞老廢疾委實可矜伏望敷奏  
許之自便輔臣進呈上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  
至十數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俟其痊安即召對之

初以早故求直言而太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  
言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以羅誘三不救之說力

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為退保之計苟非張浚親至江上使揚沂中絕賊之後一舉而大破之則江南之民亦危甚矣如光世之罪天下欲共誅之尚賴陛下不加刑戮而以善罷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呂祉臣在淮東聞有識無識皆稱祉必敗事臣嘗謂酈瓊等所統軍馬其來久矣而光世遇之甚厚非其他大帥之比及光世既罷當且令諸軍人馬各自為一頭項仍數加存卹使之不疑俟諸軍稍寧朝廷或別作措置然亦未晚

夫何呂祉天資驕傲以尚書自居至於檢察冒請之類欲為之一新如瓊等驟見窘迫日生猜忌疑似之間朝廷又除張俊為淮西宣撫楊沂中為制置以瓊等屬焉其叛必矣如瓊等軍馬平日驕惰終不為用陛下勿以瓊等上勞聖慮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臣請為陛下言之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俊區區之心實有是念惜乎浚才力有限舉非其人且如泗州之兵事無大小則知有張俊楚州一軍則知有韓世忠襄

陽一軍則知有岳飛殿前一司則知有楊沂中一旦緩  
急之際人皆各為其主誰復知有陛下者乎陛下即位  
以來所任宰執至於十八九惟張浚庶幾呂頤浩次之  
趙鼎雖有大臣之才而無大臣之器至於尚僻學而臨  
事失措視頤浩又其次也浚器識深遠所患者才不足  
也向使浚才術兼濟如囚曲端罷劉光世不為人詆罵  
而更相短之也浚之孤立無一介為助者為陛下自任  
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臣願陛下應諸軍馬

各置都督一員如呂頤浩乃張俊所畏服淮西一路願除頤浩為都督以俊副之楊沂中屬焉孟庾與韓世忠有湖南福建之舊淮東一路願除庾為都督世忠副之秦檜現任樞密寬而有器襄陽一路除檜為都督以岳飛副之趙鼎劉光世皆西人願陛下除鼎為川陝都督以光世副之詔折彥質為參贊軍事以王瓌馬擴為參謀議官仍以王德為都統將光世見存軍馬沂沅而上願假鼎重權令措置四川財賦任便駐劄問遣吳玠軍



馬出沒偽境亦措置闕中之一端也臣切見明堂大禮  
在即陛下當乘此機會召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浚為  
大都督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庶使蕃偽之情不能  
探伺陛下之神策也臣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  
無事未嘗閱習甚至於白晝殺人而圖其財者惟韓世  
忠岳飛兩軍人馬整肅其失又傷於太嚴願陛下速置  
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也

此疏据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而不得其名夢莘繫之  
今年十月張浚之後恐誤按此書乞以張浚為大都督

又乞趙鼎川陝都督當在浚未  
去鼎未相之前今且附此俟考

壬申特進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為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制曰春秋之義責備於股肱賞罰之  
公必先於貴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  
用能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  
於外庭張浚頃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  
出捍疆陲謀專帷幄乃疇宿望俾踐台司期左右於一

人庶贊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壩畚休禦侮  
之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  
離卒伍七叛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  
失謀之罪然念始終之分察其平昔之懷許上印章退  
休真館錫名祕殿庸示眷私於戲桐邑遣兵鄧禹致威  
權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尚繼前修免圖來  
效學士朱震之詞也浚為相凡三年 詔張浚特免辭  
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

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召還經帷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促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如奸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疏入上為徙

世將於是一公輔等相繼補外 武議大夫左護軍中軍  
第二正將蘓懷挺身來歸淮西制置使楊沂中受而言  
之至是遷一官 是日酈瓊至汴京劉豫御文德殿見  
之偽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閣門祇候劉光時為  
大名府副總管統制官趙四臣為歸德府副總管王世  
忠為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為左軍統制以次諸將為  
諸州副鈐轄餘則授準備使喚之類正軍廩給皆不及  
朝廷之數人人悔恨獨瓊以為得策具言王師必欲北

征且告以諸軍虛實豫入其言復遣偽戶部侍郎馮長

寧乞師於金國

王曦撰揚存中神道碑云鄴瓊叛拜王為淮西制置使追之瓊衆聞王至相率

去瓊來歸曰可舍吾父而從叛亡耶瓊已渡淮王遣人餽羊酒相勞苦賊聞疑之遂以瓊知拱州分其軍此事

他書皆不見更須詳考

癸酉樞密使秦檜為明堂大禮使代張浚也 詔三省

事權從參知政事輪日當筆竝除相日如舊更不分治

常程事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伏覩陛下移蹕建

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鄜瓊等迫脅

軍民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  
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然度今日事勢恐  
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即日未有敵馬侵犯臣願提  
全軍進屯淮甸萬一蕃偽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  
滅詔獎之 罷諸路軍事都督府合行事並撥隸三省

其錢物令三省樞密院同共樁管遂併入激賞庫

朱勝非秀

水閑居錄論激賞庫事已見紹興五年正月戊午支金付樞密院激賞庫注

是日右司諫

王縉請對乞留張浚大略謂以叛將之故進退大臣非

知大體望陛下厚其禮貌退之以俟後相不從

厚其禮貌石公

揆劾疏云爾

甲戌張浚落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宮觀浚既罷相而御史中丞周祕復論浚自再用之後日欲僥倖功名每以侈言誕計欺惑聖聽陳設利害幾於劫持論其專制豈特王恢之比今既敗事至此而猶以祕殿隆名退安真館如此則浚之誤陛下信任者其何所憚伏望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為大臣專權誤國之戒殿中侍御史石



公揆亦論浚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 召徽猷閣直  
學士知荆南府王庶赴行在上意也

乙亥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委提  
點刑獄親問一年未決者具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  
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繫若依仁輔所奏則許及半年  
或一年矣上以為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即位以來未  
嘗送一人入獄 准西宣撫使張俊言軍中營寨未辦  
張守等乞增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若如此之費

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奏軍中費却陛下無限金錢朕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不可窮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右承事郎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御史石公揆論克每為誇大無稽之語呂祉信之置之幙中凡社失軍情者皆克所為故有是命先是淮西安撫司屬官任古任之邵嚴毅皆為鄺瓊所執帥臣趙不羣以為言乃命賜趙康直家銀帛百匹兩郵古等

家有差古定陶人也

丙子觀文殿大學士左正奉大夫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為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鼎再相進四官異禮也前一日鼎至行在上召對於內殿首論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效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為人所窺上以為然

喻樗語錄曰時

樗至闕見趙鼎首問相公何以處張相鼎曰方力辭樗曰上意如此豈容辭也以樗鄙見若挽住為上第恐上意不許朝論不然耳其次莫若以宣撫使處之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緩急必有以報況失賊之家方知防賊兼駐蹕建康全是張相之謀相公今日豈應獨任其責也自來宰相之出門人鮮有不遭逐相公決無此事但恐言事觀望在相

吏部尚書兼侍讀兼史館

公包容之耳鼎以為然

修撰孫近復為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兼沿海制置使

左承議郎丁則入對則為陰平丞永興經畧使郭浩

檄則主管機宜文字會則以撫諭官楊晨薦召浩因遣

則部所進西馬弓劍偕來尋賜則五品服

九月進一官  
乙酉

十月以為大理寺丞

十一月  
壬寅

特進張浚言臣荷陛下

知遇出入總兵將近十年其所施為不無仇怨臣今奉  
親偕行去家萬里汎然舟寄未有定居望許臣於都督  
府借差使臣四員存留親兵五十人以備緩急如蒙俞  
允令所在州於上供錢米內應副許之自趙鼎名歸浚  
每以回鑾為念洎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  
檜起曰檜當身任果有此議即以死爭之其後檜卒無

異論

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維勉強自振上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皇懼失措反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固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答否上曰

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 詔顯恭皇后近屬各  
進一官 徽猷閣學士詹義卒

戊寅上致齋于射殿書羊祐傳賜樞密使秦檜 左朝  
散郎魏良臣知漳州詔廬州壽春府居民遭鄴瓊擄掠  
者皆捐其稅一年

己卯上酌獻聖祖于常朝殿特詔尚書左僕射趙鼎侍  
祠

庚辰朝饗太廟上顯恭皇后改謚冊寶

辛巳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受胙用樂赦天下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而近歲景靈宮神御在温州率遣官分詣至是禮官吳表臣奏行之

今年四月甲子翰林學

士朱震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曰喪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



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  
禮官參議孫近時為吏部尚書與議者十五人皆言按  
唐故事以皇帝將行大禮奏告太廟太清宮本朝因之  
盖告也非祭也上從之於是監察御史趙渙不從衆議  
而獨上疏言兩考之於古凡國家大喪升祔以後宗廟  
常祭皆不當廢而居喪祭廟亦有顯據春秋傳曰烝嘗  
禘于廟曾子問曰已葬而祭此不當廢也周頌成王即  
位諸侯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二月僖公薨六年十月

猶朝于廟此顯據也若夫書吉禘于莊公者譏其不待三年而亟舉終喪之吉祭爾非謂喪服之中宗廟四時之祭皆不當舉亦非謂諸侯居喪則不得入宗廟行吉祭也然而將來宗祀有於典禮未安者受胙用樂二事而已盖拜跪受釐既為嘉慶之事而虞祔既畢則廟加先帝之坐金石絲竹雜然並奏豈不傷陛下之孝心哉

事下禮官

六月  
癸丑

權禮部侍郎吳表臣陳公輔太常博士

孫邦言檢詳景德熙豐故事皆在諒闇之中奏樂受胙

俱不敢廢蓋樂為上帝宗廟而設受胙為民祈福考之

故事合之典禮可行無疑詔從禮部官議

七月庚午

中書舍

人傅崧卿言明堂之禮主於嚴父配天周公之所行孔

子之所言蓋當萬世奉以周旋而勿失者也歷數漢唐

行禮異此則指以為非循此行之以為得禮之正本朝

皇祐中創議明堂大饗合祭天地而以祖宗並配特出

於權時之宜熙寧據經首加釐正廼推英宗專配上帝

元祐之初登用故老熙豐政事往往改從祖宗之舊獨

明堂之禮踵而行之無所更易昨者陛下駐蹕浙東以太上皇帝遠狩朔漠合宮之祀於古有嫌是以姑循皇祐舊典仍以天地合祭祖宗並配蓋亦出於權宜非以為永制也今諱問奄至而季秋大饗不及太上理實有未安者意者以親郊尚未有其時天地之祀疑於簡闕謂宜即禮之權明詔有司於正配四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祖皇帝之次以配昊天上帝復詔侍從臺諫禮官同議

七月

戊辰

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今暫釋凶

制權行吉禮豈有陛下居太上皇帝之喪而太上皇帝神靈方在几筵遽可以預配帝之吉禮况又梓宮未還祔廟未有定議輕舉此事求之禮經質之人情恐皆未便臣竊意天地祖宗上皇神靈所以望於陛下者必欲興衰撥亂恢復中原迎還梓宮歸藏陵寢以成中興之功以隆我宋無疆之業也若如議者之言以陛下貴為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獲致天下之養今不幸升遐且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

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天地祖宗所以望陛下者恐不止此上皇神靈所以切切然於陛下者恐亦不止此也上出其奏命近臣禮官併議議者孫近等言考之於詩郊祀后稷者祖有功也宗祀文王者宗有德也前漢孝武祀明堂以高祖配上帝後漢明帝祀明堂以光武配五帝本朝治平中英宗皇帝因王珪孫朴等奏欲以仁宗配上帝司馬光論之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

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証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熙寧中神宗皇帝問輔臣曰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王安石對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

堂非以配考明矣自紹興以來權時之宜斟酌典禮宗  
祀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議者謂太祖皇帝實兼后  
稷文王之事而混一區宇亦在太宗之時太祖雖以配  
郊則今明堂之禮宜與太宗並配今論者乃欲祖宗並  
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祖之次不唯不合乎  
詩禮格言兩漢故事與夫治平熙寧之議論而揆之人  
情蓋亦近於豐于昵矣又况梓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  
未卜而遽議配侑之事乎松卿議遂格

八月  
壬寅時景靈宮



未卜故以常御殿為宮及明堂吏部員外郎鄭士彥請  
徧設從祀羣神禮官以殿小不能容且祭器祭服之類  
數益加多勢難猝請須後行之乃用四年故事設四百

四十有三位上朝獻畢復還射殿齋宿以太廟無齋殿

故也

五月癸亥  
太常寺申

官廟當用玉爵瑤爵十有五以福州壽

山白石代之

六月己酉  
降旨趣造

而飲福用金爵蓋權禮也

此據  
紹興

九年十月己巳  
太常寺狀修入

時少保准西宣撫使張俊至行在特詔

俊赴大禮侍祠

召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光世感

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臣鄉者妄奏淮西軍叛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偶合聖心今則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惑聖聰無一可取便當俟竄亟然尚有餘說若遂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召非出聖心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

老小不欲遂養之於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急  
恐難遣可否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浚之罷亦緣  
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怒陛下乘此擊而去之幾於  
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愚深  
以為不可臣鄉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居臨安  
又豈能保堅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  
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  
可望臣蒙超實諫坦今又列在侍從將乞骸以去故卒

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

光世之名曰歷不載獨趙姓之遺史係於九月庚辰今以連書

大禮事故移附于此公輔奏疏必不在此日因光世事聯書之世則十月乙卯進對

壬午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言近論列淮西事宜其言指

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忤

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乞降旨黜責或除外任官觀詔答  
之

甲申故武德郎行營左護軍中軍準備差使薛抃特贈  
二官祿其家二人以都統制王德言其不從叛而死也

乙酉趙鼎監修國史 武節郎張子儀特換右通直郎

尋以子儀監登聞檢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孫除

職事官始此

子儀閏十月己卯除檢院其餘監丞日歷不書但於八年二月壬午書陳確除軍器

監丞已差下張子儀改替陳確不知初以何日除也

是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

護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陽煥在位九年

范成大桂

海虞衡志云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立乾德有遺腹子屬之占城占城奉而立之或云有黎牟者乾德妻黨也嘗子於李氏與遺腹子爭殺之年十二年立姓李氏名天祚實紹興九年其國人猶稱黎王此與史不同今附此餘見紹興九年六月乙亥并注

丙戌右宣教郎李處廉除名新州編管處廉知永嘉縣  
坐以官錢雕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贓當絞特貸  
死籍其貲自是以為例

丁亥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落職提舉江州  
太平觀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宗元本唐之一富人初  
無材能張浚喜其便佞獎借提挈亟躋從班今當深引  
不能贊佐之咎自為去計可也而乃隨衆詬罵力詆其

非故黜之

趙姓之遺史曰張浚落職張宗元素與浚善  
因得進用懼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直氣明非

浚黨乃表請斬浚士論惡之此說恐過當考

尚書都官員外郎趙令衿罷

臺諫之論張浚也令衿以急速請對乞留浚石公揆論其無所忌憚令衿遂罷中書言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於梁洋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并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省饋餉詔獎之

戊子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初淮西宣撫使張俊既還行在朝

議復遣之俊欲毋往臺諫交章以為淮西無備可憂趙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直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人固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於是議者即欲還臨安起居舍人勾濤直前奏事言今江淮列戍猶十餘萬若委任得人尚可用方此危疑詎宜輕退示弱以生敵心因薦



錡以所部守合肥上從之時主管殿前司公事淮西制

置使揚沂中亦已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日歷九月

二十七日丙戌起居舍人勾濤直前奏事上以馬步二帥並闕乃命沂中兼

之沂中辭曰祖宗置三衙使之鼎列相維今獨以命臣

非所敢安不許沂中兼馬步帥以王曠所撰墓碑增入但碑載此事在除淮西制置之前恐誤

祕閣修撰趙不羣知荆南府

是月加封南海神為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 偽齊戶

部侍郎馮長寧以劉豫之命乞兵于金主亶且言鄺瓊

過江自効請用為鄉導併力南下金主亶慮其兵多難  
制陽許之遣使馳傳詣汴梁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  
衆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至歸德府豫授館鴻慶  
宮遲之不遣檄取國書及問所使何命倫答以國書非  
大金皇帝不授而所銜命蓋祈請梓宮留彌旬金逐使  
乃至於是倫始渡河見左右副元帥魯王昌藩王宗弼  
于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且其忍負本朝厚恩  
若得志寧不負上國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

達蘭

等乞廢劉豫事見紹興十年五月金人取河南注金中  
雜書云尼瑪哈死國政復歸秦宋二王遂去尼瑪哈腹  
心之人殺左轄高慶裔山西漕使劉思默與左揆烏舍  
右轄蕭慶為庶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設俱廢罷時  
右副元帥達蘭自祁州徑赴巢穴助宋王變更尼瑪哈  
事聞烏奇邁幼年曾出繼達賚之父與達蘭情好達蘭  
欲宋王之立而尼瑪哈廢之故達蘭與宋王共惡尼瑪  
哈常有身滅數國之語二人力攻之以為妄自矜伐耳  
且如北有契丹連實林牙尚偏伯一隅軍聲日著則可  
見遼未全滅立齊八年徒勞軍馬速涉民力耗盡四太  
子昨在淮南敗師僅以身免尚欲肆志以圖後舉似此  
等事豈足言功為今之策當廢劉豫遣使報知江南則  
國家太平民得安息此所云  
與諸書差不同今併附此

是秋金國大內都點檢楚古爾蘇之子與金主亶之妃亂

皆伏誅 尚書省令諸路以桑木多寡定絲課鄉民自  
伐者甚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四金人地名考證

烏舍

原書作兀室  
誤改見卷一

達蘭

原書作捷懶  
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  
誤改見卷一

烏奇邁

原書作吳乞買  
誤改見卷一

楚古爾蘇

原書作出忽質即金史之雛鶻室此  
出忽質係雛鶻室之訛並誤今改正

達實

原書作大石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冬十月庚寅朔上謂大臣曰向緣亢旱詔求直言自是上書者甚多雖經親覽猶恐未能詳究利病可令後省官子細看詳有可採者中書條上取旨行之庶詔令不為虛文 詔依舊間一日開講筵用右正言李誼奏也初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建議以為上日臨講

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乞令講讀官供進口義

今年八月巳未

事既行而講讀官孫近胡文修朱震論天子之孝有百姓四海其勢不得與諸侯卿大夫同也且以古今論之喪禮唯而不對今陛下親庶政決萬幾可否天下事其可唯而不對乎喪禮未葬衰麻不去身今越紼行事被黼服冕其可不去衰麻乎今便殿按弓馬撫將士金草之事有不避也何獨至於講筵而疑之真宗咸平元年在諒闇之中也是年正月詔訪明達經義者召崔頤正



講尚書於廣福殿又於苑中說大禹謨二年置翰林侍  
講學士命邢昺講左氏春秋亦在三年之中伏望以時  
開講筵見儒生臣等不勝大願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兼侍講胡世將時為給事中言神宗皇帝治平四年四  
月同知諫院傅卞請開經筵詔俟祔廟畢取旨按祖宗  
舊制即無前件供進口義典故况陛下親御經筵講明  
治道與其餘事體不同臣恐於居喪之制實無所妨伏  
望更令侍從官討論故事奏可

今年九月乙丑

公輔復言今陛

下親決萬幾此蓋外庭以日易月之制明堂祀上帝不敢以卑廢尊也至於咸平治平故事臣非不知蓋以祖宗時並遵漢文故事以日易月未嘗明言行宮中三年之喪則以日易月外自不妨聽講今陛下以太上皇帝奄終沙漠痛不可言所遭變故實異前世臣所以每切切于此欲以將順陛下之美至論視朝當服淺淡羣臣未純吉服遇禫日天下禁屠宰作樂朝廷並已畧賜施行前日又乞不行臨軒策士之制蓋欲陛下於三年之

內凡涉吉禮者皆未宜講亦蒙依臣所奏今日所議開  
講非固立意違衆自速一時嫌謗也實望陛下深念為  
人之子十年不獲致天下之養而萬里告哀痛傷無及  
今居宮中之喪雖日月逾邁不可暫忘故凡遇退朝且  
以追思悲慕為先然陛下孝性純篤何待臣言伏望斷  
自聖心特賜詳酌乃命從官一併詳議九月於是誼奏  
癸酉臣備位言責不嫌出位為陛下別白而明言之臣竊考  
之於詩成王訪落之初羣臣進戒之始其言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成王居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  
英宗皇帝嗣服之始司馬光首以開講筵為言者三是  
司馬光所以輔導人主於三年之制亦未嘗廢乎學也  
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故曰喪復常讀  
樂章是未復常以前除樂章之外皆可以讀也又曰居  
喪不言樂自樂之外皆可以言也臣質之禮典論之人  
情以謂三年之制聽備樂悅備色饗備味則有所不可  
至於聞先王之正道監祖宗之成訓亦何不可之有伏

望陛下斷自聖志依舊間一日開講筵燕見羣臣講求至道庶幾聰明不蔽以增聖德以闡大猷實天下之幸疏奏從之 右司諫王縉罷為直祕閣知温州從所請也 浙東諸司言婺州金華縣士民舉知縣蔡材治狀詔遷一官令再任

壬辰御史中丞周祕入對論張浚罪乞更賜貶責

丙申權尚書禮部侍郎陳公輔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既得罪公輔再上疏乞奉祠自言進退

之際有不得不去者故有是命

丁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江州太平觀  
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  
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明經  
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  
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  
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鼎曰今寒素  
之士豈能窮日力以觀書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帝王

所及上曰項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  
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  
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政朕自以學書賢  
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成

都府漢州賑濟有方全活甚衆賜益詔書獎諭漢州守  
臣仍進一官 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張浚  
罪且言浚之敗事天下之人皆痛憤切齒恨不食其肉  
而直祕閣新知温州王縉方且為決癰之論陛下厚其

禮貌以俟後相懷姦顧望欲為後圖望褫其職名還之  
銓曹以為言者之戒詔縉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免謝  
辭

戊戌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秘  
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趙鼎奏欲降一詔以  
安淮西軍民上曰當以罪已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  
浚畢降詔鼎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  
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相



也功過自不相掩

此據趙鼎雜記

於是臺諫周秘等論浚罪未

已秘奏浚去國之數日乃與賓客置酒高會從容遊觀  
殊無恐懼循省之意今聞盛兵自衛居茗雲間若不稍  
申遣罰則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  
之所以去也石公揆奏浚之罪惡上通於天竭天下之  
財東南為之困覆富平之師西北為之擾止於褫職人  
心謂何李誼奏浚罪戾之餘更求衛卒之衆頃年責居  
福州於未行間亦上章以官田為請其意以此卜陛下

眷禮之盛衰惟祕奏罪大責輕未知所懼

已上並據日歷

祕對

後四日夜降祕等各兩章

惟祕第二章論後二十罪不出

後批浚散官

安置嶺表中書舊例御批即時行出至是鼎封起未即

行

此亦據鼎雜記

翌日至漏舍約諸人救解

此據趙鼎事實

鼎奏曰前

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

又如此行外聞益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於諸將即

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謫浚雖非諸將之

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此不恤也

此據趙鼎雜記

樞密使

秦檜奏曰臣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却當言今日却當言

此據趙鼎事實

參知

政事張守曰浚為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具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為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且其母老矣惟陛下哀憐之

此據趙鼎之遺史

上顧而不答鼎開

陳累數百言上意殊未回鼎又曰浚有母老今過嶺必不能將老母浚有勤王功陛下忍使其子母為死別乎上猶未解鼎又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

曰來日再將上商量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際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倘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

此據趙鼎事實

鼎朝

退召祠部員外郎勾龍如淵都官員外郎馮康國工部員外郎馮檝至都堂三人見鼎皆蹙縮鼎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君速以書報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

此據趙鼎

遺事又張浚行狀云上今浚擬詔召鼎既出樞密使秦檜謂浚必薦已就閤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曰上召公而張相遜留上使人趣始進入檜之交謀類此

又翌日乃

有是命制畧曰浚奮自孤生驟膺重寄既執廟堂之柄遂專帷幄之籌獨成功力排衆議委用非人而境土侵削綏懷無策而將士叛離廣費以蠹邦財重斂而屈民力乃至丐賜田以探主意請衛卒而為身謀論其前後之愆難以一二而數念嘗奮身以赴國家之急提兵而拯社稷之危屈法申恩姑投善地記功閔舊忍寘嚴

科尚體寬容毋忘循省

此據日歷

鼎之初相也上謂曰卿既

還相位現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張守

陳與義乞罷上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上曰趙鼎

與卿相知可以必安檜至殿廬起身向鼎謂曰檜得相

公如此更不敢言去

此據趙鼎事實

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上疏

言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

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

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

與立國哉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  
為趨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  
勇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狗國之心

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

此據網  
奏議

戶部員外郎

霍蟲自鄂州赴行在詔引對

今年八月所書  
飛錢糧事或可移附此

是日偽齊遣兵犯泗州守臣起復武功大夫閣門宣贊  
舍人劉綱率官軍拒退之尋詔綱領文州刺史

庚子手詔曰朕不敏不明誤用柄臣寄以兵政乃謀猷

乖戾委付非才致淮西一軍懷疑反側而莫以告朕遂使積年忠義之衆一旦陷於叛亡之罪凡取於民力以事此軍者委於空虛而無效此朕所以慨惜叛者而深愧吾民也中外文武將何以副朕焦勞願治之意應監司守令各務存恤百姓非供軍費定數之外無得妄取於民將帥之臣撫綏其衆毋使失所訓練整齊毋使驕惰毋怠毋忽助朕遠圖有違朕言則有常罰 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



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  
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  
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  
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為  
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集  
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陳公輔知處州 右朝請  
大夫知楚州胡紆直秘閣 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京  
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第一將高傑除名勒停本

軍自効傑醉擊隊官統制巨振答之傑怒自斷其指韓世忠以聞故有是命 初虔賊毛順掠武平縣武德郎汀州弓手準備將領吳辛率諸巡尉捕之官軍失利辛與右迪功郎上杭縣尉王表皆死至是贈辛武節大夫表右承事郎官其家有差

辛丑詔御史中丞周秘累乞外任可除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 中書舍人趙思誠入對論任子之弊以為每遇親祠之歲補官者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

員科舉取士不與焉臣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  
矣比歲朝廷置討論之法羣起怨謗不果盡行夫該討  
論之人盡是緣橫恩私謁而得之雖盡追奪猶不為過  
今以士大夫本分合得恩澤而議裁抑之則其羣起怨  
謗愈甚於前大臣不敢專任其怨日復一日以至於今  
祖宗朝秘書監今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今之中奉中散  
大夫也任至此者皆實以年勞功績得之年必六十身  
不過得恩澤五六人政和宣和之後私謁行橫恩廣有

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於祖宗之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草實政事之大蠹也望特詔侍從官共議所以草弊之術示之以至公斷之以必行翌日詔侍從官討論申尚書省會思誠補外議遂格

壬寅祕書省正字胡珵李彌正復兼史館校勘趙鼎因奏事議及改修神宗實錄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起居注

載著作郎張嶠所得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即詔  
嶠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掄本與  
秘閣修撰曾統所進本小異掄乃蜀本有朱字處統本  
却無之自合重修其李彌正胡珵不應嫌避史職今依  
舊兼之上曰朱勾去者太冗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  
學故不知去取如吳奎傳有曰臣願陛下為堯舜主不  
願為唐德宗卞乃刪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  
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

宗能納諫也上曰然鼎又曰臣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秦檜莫有正論上曰無之自卿去唯朱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聰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為不可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為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為愈也蓋分善惡唯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姦便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上復以為然乃

詔昨令史館官再加研考新修神宗實錄止緣曾統所  
進本脫落不全又九卷不載舊史理宜修整別無同異  
之嫌元校勘官胡珵李彌正可依舊校勘 是日有星  
隕於偽齊平康鎮壕寨官賁百祥見之謂人曰齊帝星  
隕禍在百日之內劉豫問可禳否曰惟在修德麟怒以  
為誑斬於市

癸卯上曰昨布衣賴好古上書論虔賊事頗有理趙鼎  
奏大意以招安為非張守曰招安固非策其始州軍非

不欲勦殺而賊據險負固師老財費則不免於招安固  
非得已陳與義曰招安討殺不可偏廢以重兵臨之而  
後招則賊可得也上曰用兵則不免害及良民止當誅  
其首惡餘悉縱之乃善 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

世忠遣親校溫濟來奏事且圖上淮陽形勢言賊竝淮  
陽增築保障欲遣偏師平之使濟諭於朝上戒濟曰歸  
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要  
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當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



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則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不以為當也濟恐悚奉詔至是趙鼎

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訓飭之矣

熊克小歷稱世忠使其屬官溫濟諗于朝

按濟乃世忠軍中事務官非屬官也日歷紹興九年九月戊戌濟自拱衛大夫威州防禦使勒停

甲辰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臨安府行宮留守呂頤浩以明堂恩封成國公右承

事郎陳正同知大宗正丞正同以銓量罷故改命之

乙巳左承奉郎趙雍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丙午荆湖北轉運判官辛次膺行左正言先是右正言李  
誼言古者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員祖宗時  
諫員竝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今臣獨員供職綿力寡  
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萬一至是

以命次膺

誼所奏不得其日熊克小厯附之今年六月  
末實甚誤此時王縉為右司諫不得云獨員

也

直寶文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參謀官薛弼行戶部

員外郎

丁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守侍御史 中書舍人趙思

誠充寶文閣待制知南劍州從所請也 武功大夫閣

門宣贊舍人王進以收捕虔寇毛迪之勞領忠州刺史

己酉承節郎張久中特進二官賜銀帛以樞密院言先

令久中往諭叛黨得其干照而歸故也

所諭事當考  
按干照字未詳

辛亥權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禁軍弓

弩手揀刺上四軍

事祖見今年三月戊寅日歷止云諸  
路所起弓弩手而省禁軍二字熊克

小歷又去弩字止云  
諸路弓手遂失其實

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

止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之能行

皆不在軀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  
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  
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  
破符堅皆南兵也 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

伯彥復資政殿大學士用中書檢舉也制曰朕卜季秋  
之月躬總章之祀顧雖輝胞之微悉蒙慶賚罔罔之賤  
咸與滌除况嘗居於輔臣敢獨忘於甄叙伯彥頃膺鼎  
鉉之寄旋致覆餗之凶投置散地歷年於茲矣爰因合

宮之享稍復神殿之聯昔漢家故事宰相之不任職事者賜之牛酒歸老于家唐室舊制凡郊祀之慶百官庶士麗於刑書者皆以赦除朕雜用漢唐之典以御臣工非獨爾私也服我至恩無忘補報

按此時舍人是曾開獨員不知此制誰當

筆也

壬子秦魯國大長公主入見上謂大臣曰大長公主今日入內朕以仁宗皇帝之女朕之曾祖姑待遇加禮每入內朕必迎見聲喏朕惟仁宗深仁厚澤涵濡海內大

長公主眉壽康強亦仁宗盛德遺澤之所致

甲寅中書舍人曾開充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開與趙  
思誠皆張浚所引故力請外而命之 徽猷閣待制知

嚴州胡寅移知永州先是寅父徽猷閣待制安國自衡  
山以書訓寅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作郡一年  
未遷即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  
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覬也至是寅言父病初  
愈迎侍不來近者妻室喪亡乞湖南一小郡乃改命焉

直秘閣詹太和知江州仍趣之任太和既落致仕上引對而用之趙鼎進呈除目因言士人有不可為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宮祠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 武翼郎行營左護軍部將張世安以為酈瓊所殺特贈武節郎官其家二人

乙卯上謂大臣曰昨劉瑜書論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其當行者行之趙鼎等曰所論皆善然法令已詳密當

申嚴行下上曰若申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  
謂如向來浙右水脚錢其後造成綱船遂免此患瑜以  
布衣應詔言事上納用之 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  
高世則來朝召之也

丁巳中書舍人傅崧卿權尚書禮部侍郎吳表臣竝試  
給事中 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常同試禮部侍郎

秘書省校書郎高閔正字李彌正竝為著作佐郎正  
字胡珵為校書郎仍竝兼史館校勘 左宣義郎通判



永州羅孝芬為秘書省校書郎孝芬岳州平江人宣和  
初中進士甲科屏居邑之石牛山躬耕養親十年不調  
至是湖南憲臣趙伯牛等薦于朝上召對乃有是命  
詔遇六參日輪行在百官一員轉對右正言李誼奏昨  
扈從臣僚不多止令輪對一次今已輪徧數月矣望準  
建隆天聖故事日輪一員俟百官俱集則依舊制故有  
是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七年閏十月己未朔故左中大夫李回追復端明殿學士官其子孫三人以其家有請也

庚申權尚書吏部侍郎劉寧止權戶部侍郎王俟竝落權字 監察御史金安節守殿中侍御史安節為察官嘗論大功未立羣情凜凜而昧者乃欲竭民之力而僥

倖於一舉豈不殆哉臣謂今日之計莫若早自治而已  
欲自治則選將以訓兵擇吏以安民卹費以豐財誠當  
世之急務又論自用不若用人用寡不若用衆國家所  
以用輔弼之臣而置諸左右者非苟取充位而已蓋欲  
可否相濟彌縫朝政之闕也今天下多事正馳驚而不  
足之時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衆建大臣而使均任其責  
庶幾廟堂之上分職率屬而不至於專權同寅協恭而  
不容於備位可否相濟謀無不獲至是遂進之

安節所言不得

其日必張浚未去位以前  
所上今因遷職附書之

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

觀呂本中試太常少卿直龍圖閣新知泉州林季仲為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季仲既至建言禍亂未平  
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  
行之事所引之人率皆廢而逐之輩出輩入相傾相擠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陛  
下願治之心憤憤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畏首  
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士

大夫如此亦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為是哉臣願陛下體貌大臣進退以禮唯當疇咨於未用之前不當致疑於既用之後誠得其人則委以庶政責以成功使夫讒間之口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出之姑示涵容而露彈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為言雖不斥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孰與淫言醜語狼藉白簡內見侮於中國外取笑於強敵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乎至於所行之事不必槩廢問其當否

可也所引之人不必槩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  
建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 尚書戶部員外范璿為樞  
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王絢薨于平江府特贈七官為左光祿大夫

辛酉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條上市舶之弊大略  
言市舶司惟藉蕃商往來貨易大商滿亞里者昨至廣  
州有武臣曹訥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因  
令南夫勸其歸國運蕃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

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進士江俊明獻陣圖  
詔賜束帛

壬戌給事中傅崧卿兼史館修撰時崧卿在行宮未至也 詔江東西州縣民戶輸納米每石收水腳錢二百

文

此以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戊申葉義問所奏修入日歷無之

癸亥左正言辛次膺論士大夫營私不任事之弊詔榜  
朝堂時趙鼎再相已逾月未有所施設朝士或以此責



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  
惟當靜以鎮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  
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戒矣 集英殿  
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董弁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

故直徽猷閣趙康直持贈徽猷閣待制依所贈官祿其  
後時偽境揭榜言康直與呂祉已被害京東淮東宣撫  
處置使韓世忠得而上之故優卹焉 是日趙鼎奏張

俊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上因言

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時俊以全軍還行在上欲令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

乙丑上諭大臣曰川陝茶當專以博馬聞吳璘軍前向

或以博馬價易珠玉之屬艱難之際戰馬為急可割下  
約束 端明殿學士致仕翟汝文端明殿學士提舉鳳  
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  
福宮王孝迪並復資政殿學士

丙寅左宣教郎尹焞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焞及國  
門稱病未已上趣起之既而焞入見遂就職焞每當講  
前夕必齋戒沐浴或問之曰欲以所言感悟人君安得  
不敬焞時年六十七矣焞既至講筵數日即乞致仕翌

日趙鼎言焯有山林志不樂居此願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賚焯乃止後有言於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留以為高云 監察御史趙渙以親年高求去除江南提點刑獄公事 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乞三綱馬上曰川廣馬到朕未嘗留盡以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則謂朕有所偏沂中馬少而張俊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可以兩綱付沂中而以一綱付俊

已已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郡

守而已士大夫求差遣苟其履歷可為便以與之雖滿  
求者之意而其間或有不材之人奈一方赤子何可降  
旨令侍從官不限員數舉可以為監司郡守者中書置  
籍遇有闕卿等議以差填朕亦當書屏風置諸左右以  
時揭貼見在已差人不任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宮觀公  
議亦必為是上又曰繆吏之害民甚於賊吏賊吏一吏  
取錢爾繆吏為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為縣則一縣  
之胥吏皆取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賊吏也秦檜曰向令

內外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贓上  
曰侍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欺謾如此朕當時  
不知若知之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諭諸從官須妙選實  
可為監司郡守者使實惠及民若苟求著中人材以應  
詔令則所得不過平常之人爾他日若所舉稱職朕當  
賞其知人趙鼎曰敢不祇承聖訓

庚午殿前司中軍統制官王存進武校尉賀允升並降  
兩官存上書乞許張浚自便趙鼎進呈乞黜責上曰朕

非不能容一王存但進退輔弼豈小臣所當議他日將帥或干預其間非國之福先是允升獻詩百篇其間多醜詆浚乃詔存允升不循分守並降官仍黜存為本軍正將右朝散郎莫將行太府寺丞將洪州人通判利州代還上疏論時事後省看詳以為援古證今皆有條理遂詔對而有是命將疏言天下之事成敗得失在理不在形形者衆人共爭之地理者衆人不見之處願陛下游心於所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勿貪功於須臾

勿喪志於少屈彼劉豫者助敵為虐石敬瑭趙德鈞之禍豫必不免陛下姑俟之 詔侍從官各選可為監司郡守之人不限員數具名以聞務令實惠及民不為文具 故左從政郎徐鼎特贈左承事郎官一子鼎權桃源縣為水賊龔亨所殺故錄之

辛未詔堂除吏部窠闕並依去年十二月丙午指揮以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欲革內重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以下至外州學官送



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十處未幾郎曹館職請  
外者衆終不克行至是又復其故焉 詔史館見修徽

宗皇帝日歷以實錄為名時秘書省著作郎何掄言日  
歷視實錄格目尤詳今記注不存編次無日故有是命  
甲戌戶部尚書章誼等請用禮官議為徽宗皇帝作主  
祔廟詔恭依初趙渙之為御史也建言今雖迎奉梓宮  
未可指日請不竢梓宮之還作主祔廟於是禮官亦有  
以宗廟久闕祭享為言者

今年

五月朝廷業已遣使欲少竢

之至是祠部員外郎兼權禮部勾龍如淵言宗廟祀典不可久曠請依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詔侍從臺諫議于尚書省

閏十月

尋又詔禮官同議議

者言如淵所請權時制宜於禮為得乃倣虞祔練祥次第于小祥前擇日行之

左朝議大夫周審言降授左

宣義郎不得與親民差遣審言浦城人登政和貢士第為朱勗子壻以選人進頌改京官累遷直徽猷閣知秀州至是以討論不得調訴諸朝詔以為左朝散郎聽參

選左正言辛次膺論審言登科第而甘心婚朱勗之息  
其間僥冒可鐫者詎止五官望存出身一資外追奪乃  
又降五官

乙亥檢校少保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錢忱開  
府儀同三司忱從其母秦魯國大長公主入朝主奏忱  
自建節鉞十有七年欲望聖慈以仁祖之甥戚里之舊  
特於節鉞之上優賜推恩詔三省樞密院進擬而有是  
命主入謝上從容語之曰大長公主壽考如此乃仁宗

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天下愛戴鍾慶於長公主在  
家待遇諸子宜法仁宗皇帝之用心須是均一長主曰  
未嘗敢不均一也上知恟愷非主所出常偏厚於忱故  
訓諭及之

丙子詔左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  
彌大降二官左奉議郎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璜  
降一官彌大之守靜江也璜提點廣西刑獄有強盜屈  
巢弟等作亂陽朔尉王鎬為所殺法當絞彌大以經略

司酌情處斷盡斬之璜劾于朝

去年四月乙卯

遣大理寺丞吳

彥璋即靜江鞠治

十二月乙未

獄成璜亦坐所奏不盡實故

有是命彥璋又言鎬因捕賊被害情有可矜乃錄其子

為下州文學

王鎬得恩澤在今年八月癸卯今朕書之按屈巢弟強盜殺死縣尉而彌大乃坐誤

引統入斬抵罪不知何故當考熊克小歷於是月書彌大自工部尚書出為廣西安撫使實甚誤矣

丁丑詔以春寒賑恤行在建康府貧民如平江例

己卯龍圖閣待制知處州劉大中試禮部尚書徽猷

閣直學士知荆南府王庶試兵部侍郎趙鼎以庶知兵

故薦用之

庚辰韓世忠乞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上曰世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上於諸將偏裨其材性短長亦照臨無遺如此

起居舍人勾濤為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請謚詔令

太常寺定謚

紹興十四年五月丙寅謚文忠

辛巳觀文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秦檜已叶議回蹕

臨安綱聞知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

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既又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



而綱課民修城民不以為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劾綱妄自尊大恣為苛擾在江西尤無廉聲張浚初謫居福州綱意其復用欲以為援所以交驩浚者無所不至近聞其置將不善致淮西之變勢必譴責遂貽書痛詆傳布行朝欲以欺眾取譽為進用之計繼聞已用趙鼎其意大沮乃自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必有抵牾乞行黜責聞者竊笑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正言李誼右正言辛次膺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賜黜責三省乃檢

會網累乞宮觀奏章行下時未有代者網懲靖康之謗  
乃具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聞於朝自是不復出矣

朱勝

非秀水閑居錄云合肥兵亂執呂祉以入齊執持紛紜  
網意浚必敗條十五事奏浚措畫之失又貽書抵浚痛  
詆其過以副本傳示遠近欲擠浚而鈎竒且示於浚不  
厚也浚既貶永州網亦坐浮薄及暴橫貪墨而罷鼎復  
相窮治浚事至今未已嗚呼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其三相之謂與網貽浚書已見今年八月辛未

壬午趙鼎等奏榷貨務出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欲  
量付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科敷於百姓矣鼎等奏  
不責以限數則無科敷之弊上曰宜嚴為約束毋使民

受其患 戶部尚書兼提領權貨務都茶場章誼言務  
場見係誼總領別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撥隸戶  
部從之 詔臨安太廟且令留存初以行在建康故以  
太廟為本府聖祖殿及是將回蹕議者乃言本朝推尊  
聖祖比之有唐尊奉老子事若相類而禮實不同爰自  
仁祖纂承以來五聖百年踵行不易協於禮經所謂凡  
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義今乃賜太廟為聖祖殿在  
理實有未安故有是旨 戶部侍郎王俟乞令從官所

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著之人從之

癸未復漢陽縣為軍用湖北宣撫使岳飛奏也尋

以右奉議郎通判鄂州孔戊知軍事

戊之除在是月丁亥

尚書

右司員外郎王迪為左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薛徽

言都官員外郎馮康國竝為右司員外郎

乙酉趙鼎奏比得旨復置茶馬官舊有主管至提舉官

凡三等上曰俟擇得人當考其資歷命之尋遂以左中

奉大夫直秘閣張深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自

趙開後茶馬無專官者近十年先是知熙州吳璘常取  
茶馬至軍前博馬因以易珠玉諸無用之物上聞之數

加戒飭故復置官領其事深雙流人也

日歷止書至考其資歷而命之

自後更不見除人按茶馬司題名張深以紹興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則其除命必在此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丁亥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鄧名世為校書郎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失去竝先次支破  
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即坐以法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為

鄺瓊却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  
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于上曰此曹去偽歸正  
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不足之歎上即  
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欣然來者相繼鼎因奏事又  
言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  
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  
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卹也趙鼎事  
實曰上

議曰鑿堵公初無異議為獨曰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  
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興舉之意豈知陛下聖算初不如

此今固不可戶曉唯是他日淮上有警卻須前進鼓作  
諸軍庶幾進退合宜上嘉納於是降旨先發百司使民  
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  
常所益自十二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  
迫上  
下  
帖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六